

卷之四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
嫗嫗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
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什么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
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
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嫗嫗道正是
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
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恰好太
醫纔診了脉去李紈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

正欲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麵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尙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腌臢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

笑道這又何妨說着一面洗臉丫頭只灣腰捧著臉盆李紈道怎麼這樣沒規矩那丫頭趕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彀使的了李紈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彀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着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二人忙說快請特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

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
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統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統
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統因笑着向寶釵道既
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
來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
你好友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麼不
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
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
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我亦
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

然報雲如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
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
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含笑正是呢
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
偕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
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
都碰着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起熱竈火來了因
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合你愜氣却
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
別粧老寔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唬的這個樣

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我還頂著罪呢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閑話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丫頭病著就打發人四下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噴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做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丫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出房打點衣衫不在

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語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今日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偕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偕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涼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抬過飯棹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筋捧飯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我

吩咐過幾次，獨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面筋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菜醬來。」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箸，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碗是雞髓笋，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一而說一面，就將這碗笋送至棹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什麼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

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菓子獨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侍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麼不盛我的飯了？」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

做不出沒米兒粥來衆人都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就噎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噎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外上了車衆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廝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着小丫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著去了這裡送的丫頭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著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丫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有幾個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丫頭媳婦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牕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們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廳下只聽裡面稱三譖四耍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一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爲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

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鴿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鴿子賈珍不好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鬪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統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鬪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厨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悞了武也當習况在武蔭之屬遂也命寶玉賈環賈琮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爲由晚間或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鬥葉擲

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却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爲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獸大爺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廝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都

打扮得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米了除了冲賬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買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裡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桌買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搜着一個小么兒吃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喚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真是些沒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兒的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抿着嘴兒笑那些

贏家忙說大舅罵的狠是這小狗攬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兒因笑道還不給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盡了白瞧瞧我們兩個是什麼光景兒說的衆人都笑了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見的我這一脚把你兩個的小蛋黃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抬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痴拿着灑花絹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

嘴裡傻大舅哈哈的笑着揚脖子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擰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說着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
愜氣你可知道麼賈珍道不曾聽見邢大舅嘆道就爲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裡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了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他家裡也狠艱窘你三姨兒尙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不是要賈府裡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設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

我沒錢賈珍見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值趕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沒聽明白且告訴我們評評理邢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問你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並沒有輸掉了毯氍怎麼你們就不理他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說你這
個東西行不動見就撒村搗怪的尤氏在外而聽了這話悄悄

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的再灌喪了黃湯還不知咬出些什麼新樣兒的來呢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偕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愿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璉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沒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及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麼樣快些吃了

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豬燒了一腔羊脩了一棹菜蔬菓品在橐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擲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使命取了一支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韻雅真令人魄散魂消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

忽聽那邊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毛髮竦然賈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幾聲無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榻扇開閣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悽慘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衆人都覺毛髮倒豎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掌得住些心裡也十分警畏便大沒興頭勉強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住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賈

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舊閉上門看着鎖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閑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着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却也罷了賈珍答應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

還可已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僭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眾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弔着羊角燈嘉蔭堂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燭陳設着瓜果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眾人聽說就忙著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間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面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

母道天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踈散踈散筋骨干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是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到了主山峰脊上便是這座厥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廳前平台上列下棹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棹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棹下面還有半棹餘空賈母笑道常口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僭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又這樣太少如

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裡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得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愿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

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盃賈政執壺斟了一盃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于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腳說既是這樣你替我擔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擔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

說並不是奶奶的脚腌臢只因昨兒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
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與眾人都笑了賈政忙
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八取燒酒來別
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眾人又都笑起來于是又擊鼓便從
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手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踉
蹌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
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說
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
一個秋字就卽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
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

既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
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幾年情思
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
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
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
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
是因回頭命個老嫗嫗出去吩咐小廝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
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
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
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

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呢怎麼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有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裡賈環近日讀書稍進

亦好外務今見寶玉做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意總屬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就不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說得衆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来偕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牕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

不失僭們侯門的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已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謔如此那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好歇着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侄們出去了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眾媳婦另行擦棹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家去圓月月李純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僭們越發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却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

請他們娘兒們來說笑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爲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與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黏軟鋪在堦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

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噤了說畢剛纔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你們小夫妻家今夜不要團團圓圓如何爲我擔攔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是年輕已經是二十來年的

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狠是我倒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你就別送竟陪着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了賈蓉媳婦答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眾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閑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趁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人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然相賞纔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讚不已於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眾人笑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腳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無甚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搵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鴛鴦拿巾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大亮因命再斟酒來一面戴上兜巾披了斗蓬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

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衆人不禁傷感忙轉身
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說道我也就學了一個
笑話說與老太太解解悶賈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
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個眼睛二
兒子只一個耳聾三兒子只一個鼻子眼四兒子到都齊全偏
又是個啞吧正說到這裡只見席上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
去之態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睜眼笑道我
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
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
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
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
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
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尙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
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轎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
圍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衆媳婦收什盃盤却少了個細茶
盃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摺在那裡告訴我
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
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
去一語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著的
我去問他說着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鵲和翠縷來了

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裡去了這媳婦道
我來問你一個茶鍾那裡去了你倒問我娶姑娘翠縷笑道我
因倒茶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
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裡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
紫鵲道斷乎沒有悄悄睡去之理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
老太太走了趕過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我去有
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麼忙
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娶罷說畢回去
查收家伙這裡紫鵲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
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

母猶嘆人少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不覺對
景感懷自去倚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干
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着無
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數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
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已保養可恨寶姐
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
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偕們自己賞月去了社
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橫起來你可知宋
太祖說得好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偕們兩個竟
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

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祇放翁

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悞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了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偕們就往凹晶館去說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庄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偕們就在捲簾底下賞這水月何如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

如值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叠翠真令人神氣清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上船吃酒倒好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倒是助偕們的興趣了偕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偕們數這箇欄杆上的直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根就是第幾韻湘雲笑道這倒別緻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牽強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要試試偕們誰強誰弱只是沒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得好呢想

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總有好句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道這可是實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偕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耽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况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強對個金萱罷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卽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盪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得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寒賁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耍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到說他們做什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吟詩序仲昆

搆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句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緩

漸聞語笑寂

黛玉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茵

湘雲道這一句怎麼叶韻讓我想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穀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歛夕楹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

子方說樁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
 這個字我不知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這就是
 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
 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樁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
 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抹倒我少
 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
 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湍了幸而是景中情
 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催靈兔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黛玉道對句不好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脉緩受法因
 又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
 麼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

紅樓夢
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灣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
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响一個大圓圈將月影繳湯散而復聚
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戛的一聲却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
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
道正是這個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牕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
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
對况且河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
竟要攔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
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撈嘴我也
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嘆道
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作此過于淒清奇
謫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爲用工在這一句了
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
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
了倒弄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
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妙玉笑道我聽

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
脚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
住了只是方纔我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
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
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們兩個的了頭還不知在
那裡找你們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
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
同來至櫳翠菴中只見龔紈猶青爐香未燼幾個老嫗嫗也都
睡了只有小了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烹茶
忽聽扣門之聲小鬟忙去開門看時顰紫鵲翠縷與幾個老嫗

嫗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
找一個園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那小亭裡找時
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
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裡去
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了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着
歇息吃茶自却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
着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
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
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卽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
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到

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
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
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
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借們的闡閣面目二則也與
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
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番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
之句亦無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

冰脂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倩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

閒屏投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竒神鬼縛

木怪虎狼蹲

鼯鼠朝光透

茅廬露曉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岐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樞翠寺

鷄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卽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贊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捨近求遠現有這樣詩人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丫鬟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纔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着偕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卸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鵲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怕睡不着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麼還不睡着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躺兒罷你怎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底下因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俏了鬢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躁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撿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

只得又去我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不認得這個請太太
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
什麼並沒有了一支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
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
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
纔在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没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
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
指頭粗細不等遂秤了二兩與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與周瑞
家的拿去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
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家的又拿了進來說

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
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大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
年後便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
木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
些新的倒好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
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
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
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
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
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攪勻了好

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裡常與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借們多使幾兩銀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是還得你親自走一輛纜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已用以倒各處尋去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借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

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見已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丫頭乃係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問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粧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似借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賍証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拈個丫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了豈不倒就攔了倘或那丫頭

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幾步
只見後頭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淚一面遞與司棋一個絹包
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個與你做個
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得更哭起來了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
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嬌
子大娘們好友畧狗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
跟前辭一辭也是這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
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
今那裡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
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

做什麼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走罷
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着後角門出去司棋無奈又不敢
再說只得跟了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
棋出去又見後面又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聞
得上夜之事又晴雯的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
爲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喪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
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爲又恐嘮叨誤事因笑道不干你
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
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
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

得主好友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
做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却怎麼着
好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
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還
不好走如今有了小爺見面又拉拉扯扯成何體統那幾個婦
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得
只瞪着他們看已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
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這就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
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
凡女兒各各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

不錯正說着只見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
伺候着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
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
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
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
似的赶了去所以後來趨愿之語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
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着一面怒色見寶玉
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在炕上拉了下來
蓬頭垢面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
衣服撈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丫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

了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了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小了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應老嫗嫗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怒臉的主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得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卽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就成精鼓搥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笑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你連你干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干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我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們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趨願不盡都約齊與王夫人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

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裡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傍
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
之事我一概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
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
衆人又往別處去閱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道
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頃電怒的
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
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直跟送
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書仔細明兒問
你纔已發下狠了寶玉聽如此說纔回來一路打算雖這樣犯

舌况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
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
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
大事乃勸道哭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
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再
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
的閑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迷
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狂些太太是
深知這樣美人是的人心裡是不能安靜的所以狠嫌他像我
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裡就不安靜麼你

那裡知道古來美人安靜的多着呢這也罷了借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什么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没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么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

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得比人強也沒什麼妨礙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究竟也沒見他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過於生得好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直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了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豬圈裡去一般况又是一身重病

裡頭一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爹熱娘只有一個醉泥鰍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還等得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句妨礙的話你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該的了寶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塔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

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坟前的蒼草諸葛祠前的栢樹岳武穆坟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小題比就像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櫻的相思樹王昭君坟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着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總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

是荷苦一個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別弄得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還他去再或有僭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拿幾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

成寶玉聽了他方纔的話又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却說這晴雯當日係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他貴兒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嬖嬖帶進來賈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嬖嬖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味胆小老寔那媳婦却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着貴兒無能爲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兒水汪汪的招

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房中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目今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吃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着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反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

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爐台上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鳥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棹上去拿一個碗末到手內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偕們的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己嘗了一嘗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得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

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看着眼中淚直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爲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趕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你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日既擔了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說到這裡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涼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一隻手輕輕的給他搥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攢心兩三句話時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淚把那手用力拳回攔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咯吱一聲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攔在他手中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著的一件舊紅綾小袄兒脫下遞給寶玉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裡禁得這樣抖擻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了他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袄兒褪下來蓋在他身上却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只用外間衣服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裡扶得起

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袄兒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裡腌臢你那裡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麼看着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大聲的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着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

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著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寶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也斜了眼兒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工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起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偕們慢慢兒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什麼意思呢那媳婦那裡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著呢我等什麼兒是的今日纔等著你了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來叫裡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麼樣你這麼個人只這麼大膽子兒我剛纔進來了好一會

子在窗下細聽屋內只你兩個人我只道有些個體已話見這
樣看起來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
那麼傻說著就要動手寶玉急的死往外拽正鬧着只聽窗外
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這裡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
連忙放了寶玉這寶玉已經嚇怔了聽不出聲音外邊晴雯聽
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臊又氣一陣虛火上攻早昏暈過
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別人却是柳五兒和他母
親兩個抱着一個包袱柳家的拿着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
道這是裡頭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那屋裡呢
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裡還有屋子那柳家的領着

五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裡一閃柳家的素知這
媳婦子不妥只打諒是他的私人看見晴雯睡着了連忙放下
帶着五兒便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
親道頭裡不是襲人姐姐那裏悄悄兒的找寶二爺呢嗎柳家
的道噯喲可是忘了方纔老宋媽說見寶二爺出角門來了門
上還有人等著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媳婦兒自
己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來柳家的聽說便
要走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怕那媳婦子進來又纏也顧
不得什麼了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
走柳家的聽了倒唬了一大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裡來

了那寶玉也不答言一直飛走那柳五兒道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仔細冒冒失失被人碰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說著赶忙同他媽來趕寶玉這裡晴雯的嫂子乾瞅著把個妙人兒走了却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放下來還是笑笑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著他母女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裡邊嫵嫵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園門了寶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內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年間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

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昵較先小時反倒疎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丫頭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胆小醒了便要喚人因晴雯睡卧驚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晴雯睡着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己鋪蓋搬來鋪設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獸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嘆復去翻來直至三更已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什麼寶玉因要茶吃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笑道我近來

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乍來你也曾睡夢中叫我的已後纔改了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裡話被人聽着什麼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天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快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

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房裡等他們吃麵茶呢環哥兒已來了快快兒的去罷我去叫蘭哥兒去了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盥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

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
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
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瘋了似
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尋死覓活只要剪了
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
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沒法
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去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
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
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
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

的尼姑來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
住下來回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
夫人說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
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
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
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
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
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
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
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

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德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問他去若果真心卽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憐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菴圓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閒徵妮嬭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詠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們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回子戲曰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况了頭們也太多若說不穀

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况晴雯這丫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都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便便留心看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裡也算是一二等的况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凡寶

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有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就悞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為自己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悞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

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道還不會呢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攢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丫頭怎麼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調也不喜歡他我說與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兩三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必有原故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鳳姐笑道誰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却像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丫頭跟前最有仁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子此去必爲着前夜搜檢衆丫頭的原故他自然爲信不及園裡的人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了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了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

叙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娘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了家裡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娘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開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爲是休爲沒要緊的事反踈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重了並沒爲什麼事要出去我爲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二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娘子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尙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媽去料理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再者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

子就常開着原是爲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裡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弄出事來豈不兩碍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裡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們在一處頑笑作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况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園子裡倘有一時照顧不到的皆有關係惟有些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也不爲失了大家的體統據我看園裡的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

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丟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了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絛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那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踈散踈散就好了不許睡寶玉聽了便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墨筆等物拿着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著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袄襟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針線因嘆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花色袄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沒聽

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著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寶玉聽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二人去了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悄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瞧雯姐姐沒有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著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真傍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說不但我聽得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的寶玉聽說忙問怎麼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姐姐素日與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生爲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了也嘆了

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爺命我去管花兒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得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魄若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少待個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召請豈可捱得時刻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房裡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噉了氣盡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道你不認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是不但

一花有一花之神還有摠花神但不知他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這了頭聽了一時謫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了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爲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過頭來看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筭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房中正值麝月秋紋

我來寶玉又自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
望之處來意爲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嘍氣便回了進
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
子又命卽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
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面催人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
上去了剩的衣服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爲
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走來撲了一個
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回至房中甚覺
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中間其何往了媵們回說往寶
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

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纔想起前日髣髴聽見寶釵要搬出
去只因這兩日工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果然
搬出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厮混再與黛玉
相伴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
偏黛玉還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之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
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了快走快走寶玉聽
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
人送寶玉至書房中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們談論尋秋之勝
又說臨散時忽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
八字皆備倒是個好題目大家要做一首輓詞衆幕賓聽了都

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衆美女學習戰攻鬪伐之事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藝更精皆呼爲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爲姽婁將軍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婁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竒可嘆之事衆清客都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爲犬羊之輩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勦不意賊衆詭譎兩戰不勝恒王遂被賊衆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名皆謂王尙不勝你我何爲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聚集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旣殞身國患我意亦當殞身于下爾等有愿隨者卽同我前往不愿者亦早自散去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愿意於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防也被斬殺了幾個首賊後來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會留下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志後來報至中都天子百官無不歎息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勦滅天兵一到化

爲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衆位聽了可羨不可羨衆幕友都嘆道寔在可羨可奇寔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着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與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卽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了這新聞所以都要做一首妮嬭詞以志其忠義衆人聽了都又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關事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間寶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吊一首誰先做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着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尙自出神賈政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絕句寫道是

妮嬭將軍林四娘

玉爲肌骨鐵爲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尚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兒見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深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又看賈環的

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綉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好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麼賈政笑道過獎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問寶玉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寶玉笑道這個題

目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聽了都立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妮嬀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篇歌行方合體式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咏古詞半叙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搥你的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友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

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爲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叙也最得體賈政道休謬加獎譽且看轉的如何寶玉念道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裡

衆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讀了一句俏影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時開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衆人聽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座見其嬌而且聞其香不然何體貼至此寶玉笑道闔閣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嬌怯之形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絲

衆人都道轉蕭韻更妙這纔流利飄逸而且這句子也綺靡秀媚得妙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嬌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這些堆砌貨來唐寒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轉至武事呢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兜轉煞住想也使得賈政

紅樓夢 第三十回
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呢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着再續寶玉道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污鮫綃

賈政道這又是一段了底下怎麼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眾人道好個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勦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淅淅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昏鬼守尸

眾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叙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
又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婉嬪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濃桃艷李臨疆場

綉鞍有淚春愁重 鉄甲無聲夜氣涼

勝負自難先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血凝碧

馬踐胭脂骨髓香 魂依城郭家鄉隔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愁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嘆息 歌成餘意向徬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幾句
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
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寶玉一心悽
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了環說晴雯做了芙蓉之
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
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想畢

便欲行禮忽又止道雖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齊
奠儀周備方爲誠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汗行潦苻藻蘋蘩之
賤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在任心之誠敬而已
然非自作一篇誄文這一段悽慘酸楚竟無處可以發洩了因
用晴雯素日所喜之水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
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雯素喜的四樣吃食于是黃昏人靜之時
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卽掛于芙蓉枝
上乃泣涕念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曰怡紅院
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

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
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
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
之間棲息晏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
有奇憶女曩生之昔其爲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爲體
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爲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爲貌
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姊恁慕嫵嫵成仰慧德孰料
鳩鴆惡其高鷹鷂翻遭罟罟蕞蕞妒其臭菑蘭竟被芟菹
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蠱之讒
遂抱膏肓之疾故櫻唇紅褪韵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顏

頷詠謠謨詎出自屏帷荆棘蓬榛蔓延牕戶旣懷幽沉於
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闈恨比長沙貞烈遭
危巾幘慘於雁塞自蓄辛酸誰憐天折仙雲旣散芳趾難
尋洲迷聚窟何來却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
黛烟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
襟淚之餘痕尙漬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
折檀雲之齒委金鈿于草莽拾翠盒于塵埃樓空鵲鵲徒
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况乃余天屬節白
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同消
蓉帳杳殘嬌喘共細腰俱絕連天衰草豈獨蕪葭匝地悲
聲無非蟋蟀露堦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
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
萎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鬥草庭前蘭芳在待拋殘繡線銀
箋綵袖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旣趁車
而遠陟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遣拋孤柩及聞慧棺被
燹頓違共穴之情石槨成灾愧逮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
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
霧壙以啼猿遶烟塍而泣鬼豈道紅綃幃裡公子情深始
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風梓澤餘
衷默默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爲災豈神靈之有妬毀

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之塵緣
雖淺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
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
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爲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
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爲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
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
至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茲
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污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
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
象以降乎泉壤耶望緜蓋之陸离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
葆而爲前導兮衛危虛於傍耶驅豐隆以爲底從兮望舒
月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聞馥郁而飄
然兮紉蘅杜以爲佩耶爛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爲璫
耶藉葳蕤而成壇時兮繁蓮焰以燭蘭膏耶文匏匏以爲
觶皞兮灑醴醕以浮桂醕耶瞻雲氣而凝眸兮彷彿有所
覘耶俯波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
捐棄予於塵埃耶倩風廉之爲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
耶余中心爲之慨然兮徒噉噉而何爲耶卿偃然而長寢
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旣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又奚
化耶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卿

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覩
烟蘿而爲步障列蒼蒲而森行伍警柳眼之貪眠釋蓮心
之味苦素女約于桂岩宓妃迎於蘭渚弄玉吹笙擗簧擊
敵徵嵩嶽之妃啟驪山之蛇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
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咎匪篋發
輒乎霞城還旌乎元圃既顯微而若逋復氤氳而條阻離
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歛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
心意之怲怲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歛歔悵快泣涕徬徨人
語兮寂歷天籟兮簫管鳥驚散而飛魚喙喋以響誌哀兮
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尙饗

讀畢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丫鬟催至再四方纔回身忽聽
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驚那小丫
鬟回頭一看却是個人影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
有鬼晴雯真來顯魂了唬得寶玉也忙看時究竟是人是鬼下
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陰中有個人聲倒嚇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答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見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倒要細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差

現成的真事爲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
道偕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牕榻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
呢寶玉聽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說出說
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
不出來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却是你在此裡
住着還可已我寔不敢當說着又連說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
的意即可爲你之意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疎了古人異姓陌
路尚然肥馬輕裘敝之無憾何況偕們寶玉笑道論交道不在
肥馬輕裘卽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
頭却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

誅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寧可棄了這一篇
文萬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牕下小姐多情黃土
隴中了蠟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愜懷黛玉笑道他
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此語況且小姐丫頭亦不典雅等得紫
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寶玉聽了忙笑道這是何苦又
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
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牕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
何薄命黛玉聽了斗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外面却不肯露出
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
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

去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求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拍手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偕們只顧站着涼着了可不是頑的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白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嬷嬷們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與方纔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筭來亦係至交

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爲東床姣婿亦曾囑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也不十分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榮寧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挽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

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丫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愴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鬥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水榭敲棋聲

燕泥點點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况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獸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囁囁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

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
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我着璉二奶奶
說完了正經事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事這般忙香菱道爲你
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
的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
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造了什麼
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
家了寶玉忙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
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
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
兩府都也知道的是台京城裡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
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爲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
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着桂花凡
這長安那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
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
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
他竟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借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
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
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
一處頑過叙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

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得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道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羣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不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得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香菱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

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麼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素日借們都是斯抬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歎歎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睡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服侍看守一日

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裡忍耐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丫環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又聽得薛蟠那裡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畧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髻斯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淒惶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丫環們厮鬧釋悶幸

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着薛蟠娶過親自爲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

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中和了嬖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爲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腴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况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騷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

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這些那夏金桂兒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的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自行了金桂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

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已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得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更粧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軟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旂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姣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寶

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咱的學問連偕們姨老爺時常還誇的呢欲知香菱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八十回前半仍是亂寫自王一點一白尚不致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貧夫棒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

八十回前半仍是亂寫自王一貼一白尚不叙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貧夫棒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

桂的了。媼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

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于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天生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覺察其意思，想著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蟾，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再乘他疎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俟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

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悞豁
唧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
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
腔調兒都彀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
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
睡省的得了饞癆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
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伏着酒盞臉就勢跪在被上
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
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
明了就收在房裡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薛蟠得

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
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鬧越發放大了胆了至午後金桂故
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寶蟾心
裡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
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丫
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父母雙亡無人看管
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
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
說的小捨兒聽了一逕去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
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

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聽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了進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這會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說嚼要強的今既遇了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強效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寶蟾已無踪跡了于是只恨得罵

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略熱了些燙了脚使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條精光趕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腌臢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又罵說你没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秋菱只得

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卧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開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於是衆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

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
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
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
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粧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
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
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一面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
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門來一逕搶步找着秋菱不容
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
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了頭伏
侍這幾年那一年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

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發聲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這魘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床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屏了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了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許打我卽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針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牕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拉着一個的我們狠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兀

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環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裡說話媳婦隔着窗子拌嚼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得跺腳說罷啣罷啣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塾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爲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暖聲嘆氣抱怨

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咱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他干淨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與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愿跟姑娘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徑竟自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

成干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蟠有時伏着酒胆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身叫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項薛蟠也寔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又漸次辱頃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最是個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於罵再至于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歡喜便糾聚

人來開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海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什麼不樂薛家母女搃不去理他惟暗裡落泪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爲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裡淌眼泪只要接了來家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

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愿去寶玉如今已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嫗嫗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愿這廟裡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眾嫗嫗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眾嫗嫗生恐他睡着了請了當家的老玉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

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都與他起了個渾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想睡看見王一貼進來笑道王師父你極會說笑話兒的說一個與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麪筋作怪說着滿屋裡的都笑了寶玉也笑著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沏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錢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薰的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你的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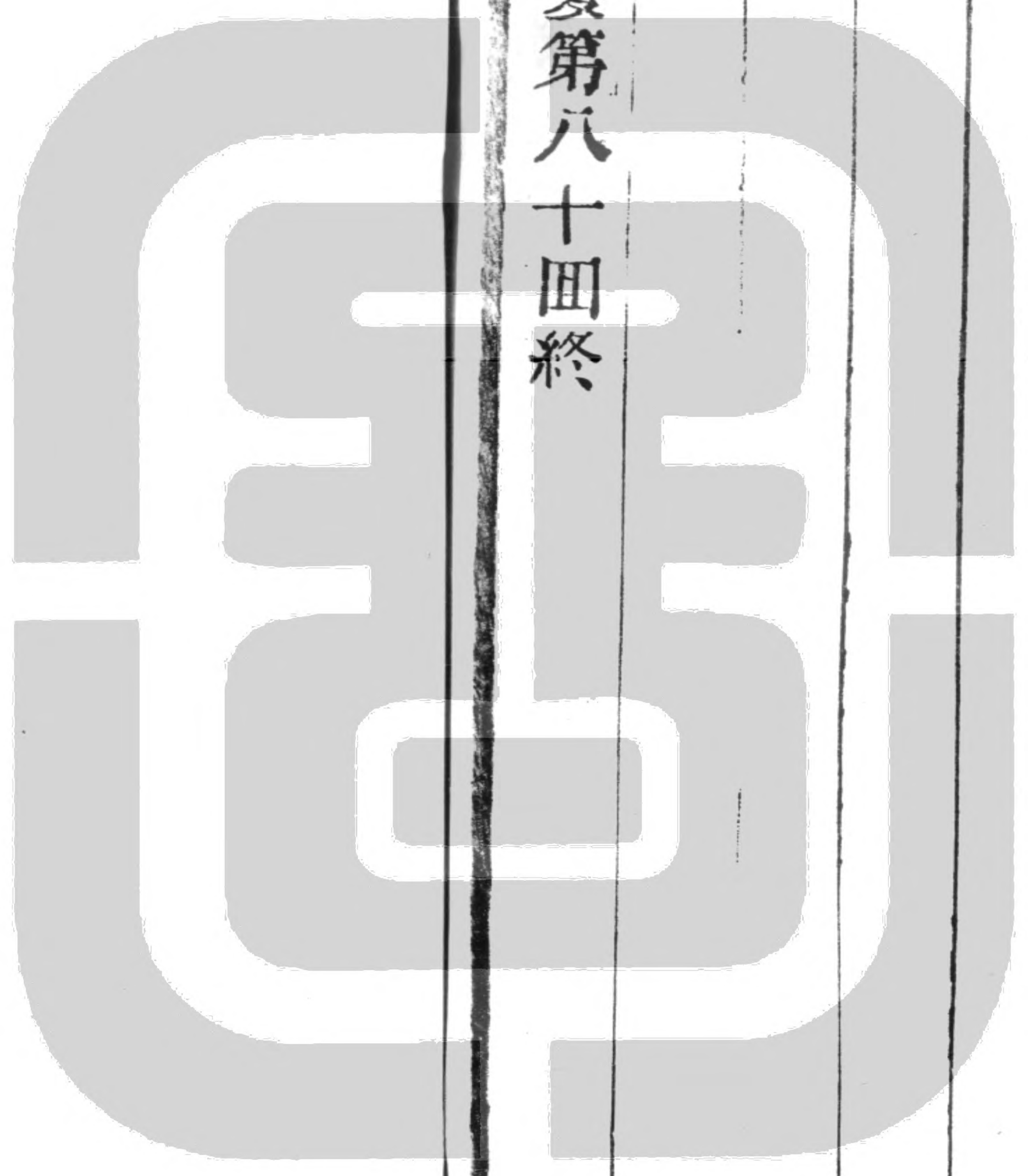
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語長其中細底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寧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脈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種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折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了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

助的藥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麼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妬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妬的膏藥到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

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橫豎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麼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油嚼的牛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寶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頓擡到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着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得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眾姊妹無不落泪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愿到底做不

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有娘幸而過嫡娘這邊來過了幾年淨心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記掛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裡住得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還可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大妻們鬥牙鬥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眾姊妹丫嬛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眾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愿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免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寒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回終



卷之五